



822749

自序

文章之傳不傳視乎其人人傳則其文與之俱傳然亦有人傳而文不傳者嘗考藝文志名氏卓然在耳目閒而問其著述泯滅無餘者十居七八然則古人之敝精神窮歲月而從事於此果何爲哉豈其言之不足以行遠歟抑亦有幸不幸歟是集起丁丑終戊子刪存九十篇益以雜評遺囑去冬命嘉兒校定嗚呼今不幸死矣而孤孫尙在提抱苟不自收拾於余心有憾焉爰復手錄成帙編爲六卷他日之幸而有傳與不幸而終

自序

致泯滅則亦聽之而已自維庸劣無一技足名惟於此事略有見地雖去古作者尙遠而要亦有吾之精神面目者在惜不獲就正有道得一言以論定之遙遙千秋知我其誰而今而後其亦可以已夫

光緒十五年己丑夏六月朔日贅翁亢樹滋書於隨安廬之北窗時年七十有三

序

近世古文學桐城者一波三折自謂得歸方氣韻才力薄弱中無所有一病也又或高語秦漢掇取奇字古句以成篇如優孟衣冠真意不存又一病也其實文以積理積氣爲主積理卽孟子集義積氣卽孟子養氣韓子氣盛之旨故二家之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世不可磨滅侷卿先生論文窺見本原理積於中氣溢於外論時事切實可行遊歷山水具有遠想敘事諸作尤簡老有法卓然成家欽佩無量鄙見有可刪者六篇另開

序

目錄附後幸恕僭妄

光緒十六年三月同學弟常熟張瑛謹誌

義理論 答魏子良 與姚潤生全榮 答謝綏之

禱城隍神文 代 禱城隍神文

隨安廬文集卷一

送嘉兒赴試金陵序

吳縣亢樹滋偕卿



光緒五年己卯秋恭屆鄉試之期嘉兒將戒途余不克偕行爲文以送之曰凡爲父兄者莫不願子弟之通顯而爲子弟者亦莫不願致身通顯以慰其父兄此其情凡有血氣者皆同也雖然有基焉有階焉培其基而累其階斯升也不難矣何謂基束身修行也何謂階窮經稽古也余幼不悅學老而無所成已不能致身通顯慰

卷一

一

先人之望矣則豈不願兒之身致之以慰余望也哉惟是士習之陋於今爲烈矣讀四子書五經非不徧也問其所以讀此者何則取科第而已謀利祿而已舉凡子臣弟友之道致知篤行思辨之功古聖賢之所以垂教於世者習焉不察而惟奉講義爲圭臬守程墨若律令終其身不復知有問學之事噫 國家設科取士而士乃以無本之學趨而赴之以自欺而欺人何其不思之甚歟且吾誠望兒之通顯然豈僅梯榮媒利如世俗所爲已也將以行其所學期有以濟斯世澤斯民焉耳不

能濟斯世澤斯民而惟榮利之爲務是爲薄待其身吾
未見有志之士而肯出於此也是故吾學旣成達而在
朝可也窮而在野亦可也吾學未成窮而在野不可也
達而在朝尤不可也兒但培其基累其階以期無忝於
士之名而已窮達何有焉兒生二十有一年矣閉戶下
帷足未及郊關之外茲由舟以達京口渡大江觀波濤
之浩瀚眺雲山之奇麗俯仰憑弔舉龍蟠虎踞之勝一
一收之心目間庶幾開拓其胸襟而發舒其志氣作爲
文章當有得於江山之助者則此行爲不虛矣至若寢
食起居出入往來動靜之間更宜慎之又慎無俟吾之
諄諄焉已

徐少宰培林堂文集序

康熙中崑山三徐公俱以宏才碩學登巍科居高位聲望重一時士歸之若水之赴大壑焉司寇澹園集相國含經堂集早經刊行惟少宰公培林堂集世所罕覩滋嘗從其四世孫雲雀先生得手鈔本蓋掇拾於煨燼之餘卷首有東陽趙進士序文所以稱道之者至矣茲先生將以此本付梓復乞言於滋滋何能於趙序之外更贊一辭惟念文章之傳世非可自必有煊赫於生前而寂寞於身後者皆視其人之足重與否耳其人足重則

卷一

三

雖歷年久遠要不能使之不傳於世少宰公通籍後半家居杜門卻掃喜與諸碩儒講明經史疑義故其文具有根柢大抵宏深肅括博大昌明微不逮司寇相國兩公而其潔淨精微語無枝葉卓然爲儒者宗兩公亦當讓出一頭昔人謂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今觀於少宰公益信嗚呼自寇亂以來文人學士著述之散佚多矣而是集獨能傳布於世遲久而益彰雖由先生保守之力而要非少宰公精神所擁護惡能致是此集出而吾知好古之士爭先覩之爲快矣

況其奉職恪居官謹難進易退超然權勢之外尤後學
所宜取法者耶用敢承先生之命敬序其後爲來者告
焉

卷一

校邠廬抗議序

甚矣天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也夫古帝王致治之道正其心以正天下之心而已矣若夫大經大法之布在方策者迹也道無變而迹有變天地人之殊統慮質文之異尙在三代且然況生二千餘年之後世運日衰風俗日薄倫紀日漓古今之變極矣不本古帝王致治之心而第襲其迹以爲法於斯世未有能行者也王荆公創立新法欲大有爲於天下而行之不得其道卒釀宋室之禍蓋有治人無治法自昔而然矣馮先生林一夙

卷一

五

講經濟之學顧未獲一試居恆目擊時艱著有抗議四十篇開嘗取而讀之大指欲變今之制復古之法以還三代聖人之治甚盛心也其自序言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善而難復卽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服更無解於不復非深有慨乎當今之積弊而惓惓於君國孰能爲此言哉顧余嘗反覆古今之治竊謂三代之法不行於今者以三代之人不生於今也人非三代之人而法仍三代之法譬若鑿枘之不相入烏乎行傳曰人存政舉人亡政

息古法之不得不變爲今者勢也且今天下不病於法病於人之各私其心以撓亂設法法本直而故枉之法本平而故頗之法本一而故二三之於是有法如無法而法遂爲天下病是故今之當變者不在法而在心心得其正則循今之法可復古之法亦可心不得其正則雖百變其法而吾恐其徒事紛更不爲荆公之續者幾希然而人心之壞久矣匿其私於隱微之際窺之莫可窺形其私於動作之餘罪之不勝罪其能如之何哉必也廟堂之上君臣一德正其心以正天下之心養廉耻

卷一

六

以勵清節斥佞諛以伸直道革侈糜以崇儉德廣延攬以拔眞才審察部議勿使售其姦欺嚴飭官方勿使行其貨賂絕去一切權宜粉飾苟且之政開誠布公有以馴服天下而天下不奉公守法曠然一變其心未之有也三代之風庶幾復見於斯世洵能如是卽舉古法之難復復之而不善者未始不可反手而奏效若猶是今日之人心則雖易復之法吾未見復之而遂底於善也爰錄存其議若干篇而序之如此至其汰冗覓省則例節經費壹權量重儒官折南漕采西學重專對諸議實

爲當今至計謀國者斟酌行之豈僅小補而已哉

卷一

七

欽旌朱孝子殉難詩序

代

橫塘朱君立增於庚申之亂被戕於堯峯墓廬越數年其弟立堦以孝行請於當事得旌如制士大夫之知君者咸爲歌詩以表揚之立堦彙爲一集問序於余余謂自古有國家者不能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惟賴忠臣孝子以綱常名教維繫其間庶亂可使之治危可使之安而扶持國運於悠久此我朝表忠旌孝之典所以不使一夫之有遺也當

穆宗毅皇帝卽位之三年洪逆授首江南肅清卽詔

卷一

八

大吏令所在創建昭忠祠祀死事諸臣嗣又詔舉孝子順孫志行足尙者上聞自通都大邑以逮窮鄉僻壤苟有其人咸得備旌門之典盛矣哉古未有也而孝子亦於是時獲旌何其幸歟當孝子之避居墓廬也其母隨卒時郡城旣陷賊四出抄掠孝子乃豫書一十四字云云勉其弟以送往事居之職蓋其殉母之志已決於是時及賊入其廬孝子倉卒間恐驚母靈直前撫棺痛哭遂被戕害嗚呼夫人當危迫之際一死非難難在深思熟慮從容就義而無幾微遺憾若孝子則旣

以後事委其弟而已乃從母地下孝友兩盡視彼白刃
可蹈與烈士爭一旦之名者異矣此非讀書養氣不爲
功正國家之所攸賴顧以死孝畢其志豈不甚可痛哉
宜諸君子之盡傷於心而有慨乎言之也是集之傳當
與堯峯之山永永無極而我 國家千萬年無疆之休
實基於是焉

卷一

賦秋聲館詩選序

詩之道不外乎言情寫景述事三者而已自唐以來多
工詩之人所謂吐難言之情寫難狀之景而如在目前
者代不乏人至於感時述事之作宏篇巨製上以據家
國之痛下以寄風俗之慨使人讀之而油然而生其忠愛
之心則惟杜陵爲能蓋其才大而學博思深而力厚而
又閒關離亂每飯不忘其君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焉香
溪徐君賦秋余識之有年顧未獲讀其詩今年君就館
城東閒往訪君出示所著賦秋聲館詩稿持歸讀之覺

卷一

十

芬芳悱惻之情清麗幽深閒遠之景躍躍紙上而感時
述事諸作則尤筆飛墨舞淋漓盡致可泣可歌使人十
讀三復而不能自己非深有得於少陵之妙者惡能至
此爰選其尤耐人尋味者得三百餘首錄爲兩卷而序
之如此抑余重有感焉夫以徐君之才其取青紫拾芥
耳顧垂老不獲一舉白首龍鍾尙復沉埋帖括中博區
區膏火之費以自給豈非境遇之窮有以累之歟然昔
人謂窮者而後工詩則君之窮正君詩之所由工殆造
物者之厚待夫君阨其境而昌其詩以成就此必傳之

業也其又奚憾君詩多至二千餘首惜余僅見甲申迄
己未六年之作庚申以後身丁寇亂其必有悲涼沉痛
彷彿少陵哀江頭石壕吏等篇以大吐其胸中之奇者
尙當假而盡讀之也

卷一

七

欠死菴詩集序

桂林倪君耘劬爲張南山黃香石兩名宿入室弟子綺
歲多才聲稱藉甚官粵東二十年以著述爲事尤喜吟
詠嘗築園粵秀山麓逢雲林生日必置酒招客賦詩以
爲壽其風雅如此丙子冬正將入都引見有仇人陷
之君棄其園閒關走閩撫邵葆公知君才奏調閩省襄
辦臺灣軍務君着短後衣出入金戈鐵馬中作爲詩歌
與天風海濤相吞吐而志益壯詩亦益奇未幾葆公入
覲君鬱鬱不樂乃爲江浙之游所過名區勝境如武夷

卷一

七

蘭亭禹穴靡不探覽居西湖月餘日與名流相追逐及
至吾吳則又涉虎阜泛石湖登靈岩俯仰憑弔一發之
於詩蓋君平生以山水爲性命以文字交爲骨肉不待
讀其詩而固已得君之爲人矣茲將刊其全集取東坡
所欠惟一死句名曰欠死菴詩集問序於余余謂東坡
遭章蔡之陷流離貶竄惴惴懼不得其死顧其所爲詩
和平純粹無一毫怨尤蓋已視窮通得喪爲平等而浩
然與造物者遊此東坡之所以獨有千古愈久而愈令
人思慕不僅詩之可傳也已君雖浮沉一官不獲大展

其才志然嘗爲葆公所知亦旣脫穎而出矣安知不復
有如葆公者汲引君富貴逼人亦等閒事耳顧有取於
東坡此句豈其中尙有不得其平者在歟余老矣死且
暮事異日者君或泄官吾郡言念疇昔如記及鄙人名
氏以杯酒澆墓則拜賜多矣若夫君之所欠其與東坡
同乎否乎請質世之讀是集者

卷一

壽護廬詩序

天下名山水不必泰岱華嶽灑潒瞿塘而始盡其奇也
匡廬羅浮武夷瀟湘諸名勝其岩巒之秀拔草木之珍
奇驚湍飛瀑之喧逐朝霞夕嵐之吞吐與夫風檣煙網
沙禽水鳥之往來而下上皆足以悅人耳目怡人情性
卽降而一邱一壑亦無不可以引人入勝知乎此而可
以與之論詩矣今夫詩有成於人成於天成於人者類
多拘守古法酷擬大家極其所至往往取貌而遺神識
者病焉成於天者則無俟拘拘摹擬而信口吟詠隨筆

卷一

西

揮洒自有合於風人之旨顧古今論詩者動以李杜韓
蘇諸大家爲歸晚唐南宋以下無譏焉不知詩道甚廣
李杜韓蘇之詩有李杜韓蘇之精神面目晚唐南宋之
詩亦各有其精神面目今必一例以李杜韓蘇是猶登
山者之必於泰華觀水者之必於灑潒瞿塘而他皆不
足覽其亦隘矣余於詩固未嘗措意然竊謂大家全力
多見於古詩學者必當從事於此至於近體則惟我所
好雖下逮晚唐南宋暨江湖四靈諸派其名章傑句咸
可啟發人意譬諸一邱一壑雖未能盡山水之奇而秀

木幽亭勺泉拳石亦自能悅目怡情引入入勝固好游者之所不廢焉耳秦君子良好爲詩嘗以所著壽護廬稿問序於余君詩多近體大率工於琢句思致纏綿筆情秀穎出入晚唐南宋間而時與四靈爲近以視世之獼祭爲工與摹韓範杜襲其皮毛者有人與天之殊焉劉賓客謂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苟爲之不已竭其心思才力之所至而縱橫變化歸於自得則秦岱華嶽灩澦瞿塘之奇安知不爲君詩之所有而區區一邱一壑奚足爲君道耶君殆自此遠矣

卷一

圭

吳曉滄詩集序

作詩之必本於性情固也然性情有淺深厚薄邪正之殊必資之以學優游漸漬然後淺者深薄者厚邪者正而有合於風人之旨彼謂詩有別才不關學問此不過嘲風雪弄花草短章零句小有思致而要不能入作者之室也吳君曉滄爲余姪女夫平生懷用世之志顧不獲以科第顯循例報捐通判旋以海運功保陞知府加三品銜晉秩道員需次直省有年方委知河間府事而遽以母病假歸其孝思肫摯如此君夙耽吟詠雖一行作吏而此事不廢旣歸因出其前後所著五七言詩問序於余余於壬申歲嘗讀其楚游吟摛章繪句頗見性靈今又十餘年閱歷益深聞見益擴所親炙於學士大夫者益廣養之久而積之滿故凡指陳事理抒寫物情雍雍乎出風入雅進窺作者之室非嘲風雪弄花草可比而於家庭骨肉間尤情真語摯可泣可歌知其所得於學者深矣雖然士特患不爲世用耳枯槁岩穴不得已而託諸歌詠以自見其志君旣置身通顯且奉檄所至一再平反冤獄鉤稽荒政常以忠厚惻怛之心而行

其潔已愛民之政則與其使天下多一詩人不若使天下多一循吏盍姑舍是而一意講求經世之術異日施諸封圻炳烺焜耀上爲邦家光而下爲閭里榮較之研朱滴露沾沾焉以詩人自命者所得孰爲多耶余老矣不禁拭目俟之

卷一

七

香禪文集序

古文盛於西漢衰於東京消歇於魏晉而復振於宋至國初諸家出文章之能事幾於盡矣然尋其途徑探其源流莫有能出歐蘇曾王考亭同甫之範圍者蓋嘗聞諸顧先生醉經吳先生清如以爲宋人之文如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流峙兩間而未有能與之爭勝者也乃近時一二好奇之士以其文從字順也輒易視之而故爲可解不可解以自鳴其異嗚呼安有當哉潘君瘦羊夙以詩詞擅名今又以平生所著文屬滋校閱讀之

卷一

六

如雲之行於空水之流於地不必矜奇立異而隨其筆之所至奧衍曲折無不達之意蓋君早歲卽納交於吳先生習聞其議論故發爲文章自能不惑於歧途獨恠吳先生在時輒以詩詞稱君無一言及其文豈君之深藏若虛而不欲以此自多耶抑以詩詞之工掩其文耶所可惜者顧先生醉易齋集雖有刊本已在若存若亡之間而吳先生所梓儀宋堂集未及染板遽遭亂散佚不獲復覩其全今幸讀君是編猶想見先正典型至其旁通金石精究說文小學兩先生且讓出一頭豈誦陋

之滋所能窺見萬一也哉勉承君命聊書數語質之并以告近今操觚之士倘規改錯以自鳴其異者曷不卽是編而一讀之也

卷一

九

庚申噩夢記序

自古禍變之始當軸者恆視爲不足慮或雖知慮而智
不足以靖亂勇不足以圖功隱忍偷安以苟幸無事一
旦變起張目四顧已成不可撲滅之勢雖不得已而以
身殉國吾不知其何以死也當咸豐壬子金陵失守之
初吾郡岌岌殆矣幸賊分竄上游不遽東下而大帥援
師迅至相持復入載當是時苟得智勇忠信之督撫協
力防堵聯上下爲一心合兵民爲一體命所屬郡縣繕
治城垣經營戰守村鄉坊鎮許大戶招練佃農激以忠

卷一

三

義勸以爵賞爲各城聲援而郡中則屯集大兵約法以
齊其內嚴陣以扼其外勤偵探謹斥堠詰姦宥安市肆
戰兢惕厲勿懈以怠如是則我謀既定我勢旣張金陵
大營雖潰賊必有所憚而不敢東下賊卽東下而吾有
備無患何致舉蘇松數百里財賦之區相繼淪陷而貽
禍民生如是之甚哉潘君瘦羊當庚申之亂陷身賊中
寤迫萬狀去死僅一閒耳乃於潛伏之際將耳聞目見
弁身所涉歷者排日書之成庚申噩夢記一編今年屬
爲校閱並索序言嗚呼君一瘦弱書生耳非有兼人之

勇乃能臨難不懼夷險一致而卒之閒道出走脫身虎穴此其中殆有天焉豈君所得而自主也哉望溪方氏謂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又謂其間得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而得自天之祐者也知言哉吾郡夙稱富庶雖驕奢淫佚之俗相習成風而好行其德者不乏故城陷之後荼毒視他郡爲輕殆冥冥中若有爲之區別者焉然而克復以來十室九空國計絀於防邊民生困於厘卡兼之邪說蔓延伏莽窺伺萬一有意外之變吾不知何以應也所願讀是編者痛定思痛慄慄危懼束身禮法之中而一變其驕奢淫佚之俗以上邀天祐并願當軸者知禍變之無方而消弭之貴豫則繼自今流離死亡之慘或不復見於吾身也夫因爲校閱一過而序之如此

鄂行日記序

潘君瘦羊於光緒丁丑隨其從兄偉如中丞於湖北籜使之任往返五閱月成鄂行日記一編茲出以示余爲之披讀一過蓋舉夫游歷之所親居處之所營冠蓋往來筆墨酬答并自晨至暮陰晴風雨寒暑之變罔弗備載而不使有一事之遺一言之漏固日記體裁然也乃或者嫌其家常語太多則蒙不謂然今夫庖人之治味也擇取雞鴨魚肉珍錯諸品而調和烹飪俾食之者津津有餘味凡爲庖者能之也若夫所治者僅山肴野蔌春韭秋菘泊然無味之物而亦令人悅於口則非易牙不辦此其說可通之於文夫文莫難於記事而記事之難莫甚於尋常日用繁雜瑣屑無可聳動之處太史公傳三傑擇其犖犖大者書之奇偉可喜宜也乃他如使酒罵坐之事市肆簿帳之料與夫家人父子生產酒食之細故亦復摹寫曲盡不嫌繁瑣而味之彌覺雋永是豈他手能辦然則家常瑣語雖作史有不廢況日記乎先是君有庚申噩夢記蓋陷賊時作流離滿紙不忍卒讀而是編所記從容暢適入則有親故宴笑之歡出

則有江山登臨詠歌之勝致足樂也獨是鄂爲江漢要衝粵寇之亂三失三復敢爲兵戈擾攘之區謀臣戰將畢命於矢石之下者視吾郡爲甚迄于今而烽銷燼滅當年戰爭之處已無有過而問焉者青燐碧血忠魂之盪滅久矣惜君匆促旋里不暇徧履其境而一一爲之憑弔焉

卷一

隨安廬書目序

嗚呼自庚申之亂舊藏書籍不下二萬餘卷流離塗炭無一存者今老矣耳目心志之所好洗滌已盡特未能忘情於是因復縮衣節食多方購求又得七千餘卷半皆坊本聊以遮眼而已夫書至於近代廣矣備矣然足以供身心家國天下之用者可屈指數其他猖狂詭譎支離偏駁迂腐不經之談未嘗不雜出於其中故善讀之則益其智不善讀之則成其愚昔丁度之祖觀藏書八千卷曰吾雖不能盡讀必有好學者爲我子孫矣然

卷一

書

考度平生雖學問優長而非有經國之業與聖賢爲徒也夫讀書而不能躬行實踐明體達用雖廣覽博搜無益也况邇來時事日新四夷八荒出沒於肘腋之間其造作設施自堯舜以來所不經見苟僅執紙上陳言而不知通變之方與正本清源之術欲以安內而攘外難矣故至今日而讀書尤在精究西學凡天文術數海疆形勝與夫致器利用輪攻墨守之法一一熟悉於心而有以審其機度其宜握其要異日得位行道一洗前代粉飾矜張苟且之政正己而正百官務使智者効其謀

勇者竭其力賢者修其術才者呈其技以教以養以訓
以練肫誠所發有以深入乎民心而動其尊君親上之
忱使之舍生取義赴湯蹈火而不辭庶幾保我子孫黎
民而絕西人之窺伺所貴乎讀書者此耳嗚呼天下大
矣安知草茅之下無與我同此心者哉爰序其目并爲
吾子孫告焉

卷一

姜

隨安廬詩集自序

余自丙子以前所著詩若文凡十陸卷名曰市隱初稿
蒙前學院李小湖先生從惠付梓而金陵胡君煦齋爲
出貲刊行私心竊喜然而欲自藏其拙則已不可及矣
茲自丁丑至丙戌又刪存古近體詩七百餘首編成六
卷其中愜意之作十無二三本不足存惟十年來杜門
仰屋凡遣情寫興傷時感事之類以及朋舊唱酬溪山
游覽有不能已於言者惡容棄而不錄乎夫人之心志
各有所寓昔人以絲竹陶寫哀樂余愧不習聊以楮墨
代之譬如候蟲時鳥自鳴於露草風林之際初非欲悅
人之聽也感於氣而發於聲有出於不自覺者余亦類
是焉耳詩也云乎哉乃蒙諸君子賜以題跋皆稱許過
當令人汗顏惟茶磨山人白戰擯寸鐵妙造出自然十
字雖不能逮庶幾萬一期至於是焉

林蔭初稿序

浙東人文之盛首推鄞縣而徐先生柳泉尤爲傑出刊有煙雨樓集傳君燮堂嘗出以示余淵博雅健不愧作者傳君與先生同里交相善故亦喜爲古文詞有所作輒以見示雖不逮徐先生而行文簡明質直於昌黎所謂不懈而及於古者庶幾焉傳君不以爲謬復以弁言相屬噫余惡足以序傳君之文而傳君亦豈藉余言以爲重無已姑與之論文可乎夫文不可以古今限也有人

卷一

毛

之文亦有不下漢唐宋者彼謂文章與世代相升降豈通論哉至於極其能事則體格欲精嚴氣度欲從容波瀾欲動盪而其閒虛實疎密開闔頓挫呼應聯絡之法至唐宋八家而極盡其妙後之作者大抵亦步亦趨而時加變化斯可矣鮮有別立門戶自創一格出其範圍之內者近時一二好奇之士如江西高公浙西湯公是乃以史漢八家爲不足法務爲艱深晦澀隱僻險惟思與古人爭勝不知此皆古人所不屑爲譬若行路然捨蕩平正直弗由而故趨歧途曲徑安有至理亦見其徒勞而無功已

耳故善爲文者惟在精其理潔其詞充其氣而不背夫
法是雖不脫史漢八家之舊而終有我之精神面目在
焉此元明以逮 國朝諸名家所以相繼代興而卒能
與鼂賈馬班韓柳歐蘇諸人並垂久遠傳君勉乎哉學
以習而益茂藝以久而益精果力爲之不已余又惡能
測其所至也哉恐徐先生亦不得專美於前矣

卷一

三

朱紫雀七十壽序

古之人未有慶生日者亦未有以詩若文慶人之生日者詩三百所詠壽母壽朋皆泛言之不專於生日也有之自南宋始或後進祝其先達或屬吏頌其長官或親故交致其愛敬之私見於諸家文集者可攷然大率諛辭浮語居多君子無取焉朱君紫雀以光緒八年某月日舉七十之觴先期作詩四首介潘君麟生乞一言爲壽余久聞朱君工詩詞廣交游雅慕其爲人顧不獲修士相見之禮一面未謀其德器之粹美學問之宏富末

卷一

五

由窺見萬一雖欲出其諛詞浮語以致區區愛敬之私庸有當乎然而君索之再三若不知余之謫陋欲進之於交游之末以助君一觴則余雖愧非其人竊幸不見棄於君子安敢終秘其言而不出乎今夫君子之所貴乎壽者以其能進德修業與年俱增耳詩詠衛武公耄而好學傳載伏生九十而口授尙書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龔明之九十二成中吳紀聞一書卽國初夏峯西河竹垞諸先生亦莫不然今君年屆杖國而聰強矍鑠無異少壯時則得天之厚可知自此而八十而九

十而百歲旦暮事耳余幸須臾無死異日從麟生之後
踵門求謁瞻君德器若金玉之粹然而光瑩接君言論
若江湖之浩然而洶湧覽君文章述作若日月星辰之
爛然而光輝燦然而昭著則且心悅誠服將盡出平生
所蘊蓄以就正於君君苟不終棄之繼自今壽益高學
益茂德益盛以媿美夫古之人則余所以壽君者當不
徒以諛詞浮語相稱頌已也君姑俟之

卷一

上七 潘順之先生八十壽序

代偉如中丞

光緒建元之十有三年族父順之先生八十初度其長君辛芝廉訪亦登周甲孫曾十餘人拜跪一堂之上極天倫樂事何天之獨厚於先生若是也蓋先生性澹榮利通籍後卽乞假歸卜築鄧尉山中顏曰香雪艸堂梅花最深處也暇則蠟屐筇枝偕村夫野老游行阡陌間視功名富貴若浮雲之在空而無與於己其胸襟爲何如非昔人所謂逸則壽者歟然此猶未足爲先生頌也某嘗推先生致壽之由蓋有數端請得而舉之夫吾吳

卷一

三

自經兵燹百度廢弛而尤要者莫若豐備義倉賴先生任其事數年中多方規畫悉仍舊貫積錢穀無算設遇薦饑上可備 朝廷發帑之舉下可代閭里勸分之責此先生澤物之功其致壽一也自古書院之設全在主講得人大吏知先生學行純粹聘主紫陽講席一時人文蔚起若陸侍講潤庠鄒編修福保皆以巍科登第其他舉賢書捷南宮翔步木天者指不勝屈此先生作人之盛其致壽二也雖然猶有進某自游宦以來見四方士大夫家易輿亦易替大率擁貲自封於散宗陸族之

誼或未暇講夫不培植根本而欲求枝葉之榮未之前
聞先生則仰承先志倡捐良田千畝建立義莊以振族
之匱乏者卽如某早歲坎坷不得已爲貧而仕而先生
推食解衣恩義稠疊不啻起涸魴而置之水栖窮鳥而
借其枝今幸蒙 聖恩不次之擢備位封圻然初志實
不及此此先生散本之誼其致壽三也夫爲善無不報
古今一定之理雖先生不以此邀福於天而天亦非有
私厚於先生我以此感天卽以此應固有莫之爲而爲
者此所以年躋大耋而精神強固風采偉然自茲以至

卷一

三

期頤千祿百福蓋未有艾也某匏繫南陲遠在七千里
外不獲偕子姓行肴鞞鞠膾奉觴上壽以博一日之歡
假我數年幸得歸老邱園隨先生於艸堂之中白頭二
老相與玩香雲弄晴雪閒話農桑亦暮年樂事特未卜
何日得遂茲願謹爲文以壽而瞻望故鄉早神往於銅
坑石壁間矣

亢氏支譜序

譜何爲而作也曰敬宗也收族也所謂敬宗收族者何曰欲使祖宗之序絲聯繩貫雖百世之下莫得而紊也蓋自譜學不講而代遠年湮必致漫無稽攷於是有附途之人爲同宗矣有視同宗爲途之人矣夫以途之人爲同宗是瀆其祖也以同宗爲途之人是蔑其祖也奚可哉此亢氏支譜所由作也惟是吾先世之遷於吳也舊籍無徵卽信亭公上之二世亦莫詳其諱與氏故奉公爲始祖數傳而後門單祚薄逮吾諸父伯叔始各

卷一

三

稍稍奮興乃未幾身丁寇亂相繼下世而凡今昆弟行九人自如墳樹楠外卒多不振何其難興而易替如此歟豈以吾先世之潛德乃不獲大庇其後歟抑後之人不能仰承先德而失其所庇歟余於同宗中最爲不肖致天降罰於其嗣而孤孫尙在孩提異日之成人與否不可必知於余心尤惴惴焉其在詩曰毋念爾祖事修厥德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繼自今願服膺斯語以敬迓天之休而庶幾弗墜厥宗有厚幸焉并願以是爲

同宗告

卷一

三



同宗告

五畝園志序

自古園林之興廢由於斯世之治亂當夫海內清晏士大夫林居之暇往往作爲園囿池塘以極其歌詠飲讌游觀之樂乃一過之而墟其地焉再過之三過之而迷其處焉其他蕩滅於劫灰兵燹之餘者更不知凡幾此古今一轍也蘇城西北隅舊有五畝園勝絕一時爲漢張長史所置以樹桑者也長史名無可考然能留其跡於千百年之下興而廢廢而復興夫豈偶然當宋熙寧紹聖間梅氏章氏繼居之及於明之呂氏 國朝之葉氏益復增拓其境臺榭林亭桑麻花竹之美號稱極盛則長史之流澤遠矣近雖遭罹寇禍蕩滅殆盡而遺迹猶在人耳目間於是謝君綏之與其同志數人搜羅舊聞輯成五畝園志廣徵題詠而以序見屬惜余僻處城東曾未一至其地間所謂梅鳴楊柳隄雙荷花池諸勝異日當隨謝君之後遍履其迹以追想當年士大夫歌詠游讌之盛而長史之高風亮節庶幾如或見之則更當作爲篇什以附諸君子之後焉

滄浪唱和詩集序

今夫朋舊觴詠之樂在當時視爲常情而數年之後雲散風流渺焉不復可作有不禁感慨係之矣是集作者七人詩凡三十三首吾子嘉楨亦與焉潘君瘦羊近思梓以行世屬序卷首因思集中唱和諸君泖生九芝後先物故而春巢墓艸且宿俯仰間已爲陳跡乃披覽是集猶可想見一時游讌之盛言笑之歡則其人雖往有不與之俱往者非賴有是歟獨是嘉兒以少年夭折於余心尤有感焉不徒歎勝會靡常良朋易逝卽吾生知復幾何而潘君則老至而興不衰籃輿畫舫之中當更有雅人韻士追逐其後而更唱迭和者則又將繼是集而作矣

卷一

三

隨安廬文集卷二

吳縣亢樹滋佃卿

游西湖記

丙子仲春潘君麟生期余爲湖上之游不果越歲丁丑適汪君茶磨就館杭城行有日矣麟生復以期告遂往游焉凡十日而畢然皆杭人習游之處未暇窮探深入以盡其妙且所歷名勝如飛來峯煙霞紫雲石屋諸洞非不奇異顧愚僧多鑿爲佛像而四方游客又以題名污之大書深刻如瘡痍之在體不免爲山靈歎惜焉旣

卷二

一

歸而謂麟生曰吾於是游雖未能盡興而得守身涉世之學不可謂非幸也夫爲士者當其閤修一室內有以樂其志而外無物欲之誘循是以幾於聖賢不難不幸爲好事者牽率接跡乎冠蓋之區爭名乎壇坫之上於是聲氣不得不通結納不得不廣辭受取與不得不濫而申之所存其不爲外物之所搖奪鮮矣不可惜歟西湖之勝唐以前未有聞逮香山守郡而其名始著錢氏建國百堵皆作至於宋之南渡而民物之富宮闕園林之美與夫琳宮梵刹香火之繁盛幾幾乎甲於東南諸

郡矣近雖遭羅兵燹而山色湖光朱甍碧瓦掩映六橋
三竺間尙令人應接不暇裙屐雜沓香車畫舫鐘鼓管
籥之音不絕於道雖華美可喜而山川清淑之氣與天
地樸茂之性蓋日滴一日矣殆亦風會使之然歟向使
此湖僻在遐方居幽處寂將好事者無因而至則雖歷
數千百年而崖封洞鎖永保其太古之質可也何至辱
於愚僧游客之剝鑿而爲有道之士所惜耶然則士生
斯世毋亦甯匿迹銷聲超然而游於獨庶不敗於外物
而永保其初志此季次原思之徒所以隱居樂道終其
身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也麟生曰有以哉子之言也不
可以不記俟茶磨歸當更質之

挹秀樓記

由海湧峯而下南行過斟酌橋百餘步有樓翼然踞七里塘之上則挹秀樓也舊名聚遠爲吳玉松太守別業當承平時畫船簫鼓絡繹樓下無虛日太守恆坐卧其中爲樂未幾歸於王氏兵燹後居室葬爲邱墟惟樓僅存光緒初元余弟樹楠旣割其地爲家祠落成之後又作新是樓爲登眺之所顏曰挹秀屬余書其額并爲記之方余弱冠時逢春秋佳日恆隨侍先君子泛舟山塘數過樓下見珠簾翠幔掩映於山光塔影之中可望不

卷二

三

可卽未嘗不歎樓居者之不啻神仙若也乃俯仰之頃樓則猶是而已三易主矣先君子旣久棄養余亦齒危髮禿景迫桑榆欲尋少時隨侍之樂而湖山闐寂蘭橈桂楫鬢影釵光渺焉不復可覩蓋幾幾乎有時殊世異之感焉惟天平諸峯聳然遙拱於十里之外崢嶸秀異依然在目厯盛衰如一日也因以知紛華靡麗之境有時而變遷固不若清虛閒寂淡泊甯靜之足以樂吾志於無窮也歟而風月清朗煙雨晦冥之夕先君子之靈爽或亦憑依於茲而不忍去歟然則吾亢氏世世萬子

孫安可不思所以永保之哉

卷一

四



孫安可不思所以永保之哉

隨安廬記

人生無定境也亦無定遇也以境遇之靡定而必欲如吾心志之所願則焦然不甯而勢不可以終日故古之君子每不以外物之區區而變易其中之所素有優游委蛇休休然怡怡然其視物之交接於身也譬若浮雲之過太虛而無與於己故當其得志澤加乎民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出入呼殿而不以爲泰及其不得志獨行其道衣褐帶索餐菽飲水而詠歌先王之風未嘗改其樂蓋隨所處而吾無不安焉且非獨吾身爲然也

卷二

五

今夫天輕清者其氣也時而陰霾四塞迅雷風烈揚塵沙蔽天而氣之輕清自若也今夫水淵澄者其性也時而奔騰洶湧吞天浴日湮田野潰隄防一瀉千里而性之淵澄自若也今夫地凝靜者其體也時而勃然震動傾屋宇陷城郭山崩谷裂而體之凝靜自若也夫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雖以天地之大不能違其順逆之運而林林總總之徒欲其所遭之有順無逆此豈可必者哉往者吾之赴粵也駕萬斛之舟順流下彭蠡乘風張帆瞬息百里可謂快矣然天下危機每伏於快意之中故

反兢兢焉及達乎南安灘高岸狹舟行犖确中進寸退
尺非不滯也而吾俯玩溪碧仰挹山翠悠然自適人但
知帆飽風利之爲快而不知遲遲我行之亦爲快也蓋
境遇靡定而吾心有定隨其所之而置順逆於度外焉
往而不自得也隨之時義大矣哉近名吾所居之廬曰
隨安并爲之記以詔我後人俾不爲境遇所困焉

卷二

蕪園記

吳君蒼石以薄尉需次吾郡閒嘗過余爲述寇亂時事君世居孝豐郭吳村聚族而家者眾至四千餘村故當孔道輿寇出沒無已時罹禍最酷寇平族姓生還者二十五人而已村爲之墟而四方流氓爭墾其地無慮萬數往往互相械鬥白晝肆攫官吏不敢問君之先德於是棄其故居移家安吉城內君繼於舍傍壘石構亭雜植花藥竹木爲讀書娛母之所名曰蕪園而徵記於余余謂天之愛民甚矣乃粵寇之亂蔓延十餘省通都大

卷二

七

邑窮鄉僻壤民之無罪而死者靡有紀極卽以君族計之存者百不一二推之天下其得幸全於水火鋒鏑之下者幾希矣豈天之於民有時而不愛歟意人之自絕於天而天亦不能行其愛歟然而君於是時隨其二親流離瑣尾惴惴焉懼不克保卒能脫身兵火以俟承平之一日焉豈君之家又獨爲天所愛歟然則今之置有是園也雖榛蕪不翦僅僅點綴一亭一石一花一木而負米之暇藉是以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其中謂非幸歟晚近士大夫習於侈靡競以園林相尙畫棟雕楹翳帷

翠幌窮極其所欲而不知夫人之樂有園居也適其宜
足以怡情踰其宜足以喪志志喪而終其身且爲物役
樂於何有奚若君之因陋就簡而自適其適之爲得歟
異日宦成而歸亭石猶是而花藥益葱蒨竹木益茂密
回憶寇亂時驚心動魄之變甯計及此則宜益思所以
承天之愛而屏奢黜華處約樂儉知吾欲無窮而物之
足吾欲者有盡則是園庶幾不終於蕪也已

卷一

香禪精舍記

潘君麟生名其著書之所曰香禪精舍蓋君以八月生
取晦堂禪師木樨禪之義所謂吾無隱爾者也屢欲得
余文記之而卒卒無以應蓋君常就館於外必俟歲暮
始襍被告歸視其室不啻若傳舍然故雖數數過從無
因一詣其所謂香禪精舍而窺其中几榻之整潔花藥
之美好與夫琴樽圖籍金石書畫之珍奇而富有將何
以言其概哉然此數物者僅足供心目之玩而非能實
有諸身也夫惟實有諸身始能不物於物而超乎萬物

卷二

九

之上君高才績學多技能尤工詩詞有香禪精舍集行
世其他未梓者尙多四方才人耳其名莫不造訪恐後
推曰名士名士夫名士奚足爲君重君故世家子然自
幼孤露無聲色裘馬之習中年卽絕意進取鰥居獨宿
安之若固然從兄偉如中丞開府湖北以重金聘君不
數月辭歸蓋其潛修默識得於中者深故極人世枯槁
之境與聲華顯赫之區漠然皆無與於己推其心且視
天地爲逆旅光陰爲過客夷猶浩落而超乎萬物之上
此君實有諸身而卽香禪之所託以不朽者歟且吾見

夫古之人遭遇既窮俯仰身世恆喜遯而之禪雖蘇黃不免焉豈其語言文字有陰合於吾儒之學而足以啟悟人之心歟抑以其空諸一切不爲外物所誘歟君旣深造自得則不必從事禪悅而性情所至若與佛之徒有相契於語言文字之外者此香禪之所以名而豈與夫有託而逃者可同日語哉竹垞朱氏謂文人學士著書之地往往長留天地間余雖未窺其室中之所藏願許執筆爲之記附香禪之名以垂於無窮有厚幸也夫若夫無隱之義則不暇述焉

卷二

愚園記

金陵胡君煦齋今之振奇人也與余弟勺山交相善弟有事金陵恆主君家之愚園而樂之嘗爲余道其梗概園爲前明中山王西園遺址胡君於光緒初元就其地之洿者爲池高者爲亭臺平曠者爲堂宇室廬又疊石爲峯巒洞壑之狀雜植花藥竹樹勝絕一時胡君內以娛其母而外以交於士大夫冠蓋宴集無虛日薛院長慰農嘗題詩壁上以紀其勝屬而和者數十人胡君意猶未已復屬弟徵記於余余近見吾郡一二寓公宦成

卷二

七

之後類皆創置園亭或就他人遺構葺而新之如寒碧網師之屬余蓋常屢游焉而金陵近隔一衣帶水顧無因而至所謂愚園者其中水石之清幽花葯竹樹之美秀與夫畫棟高甍迴廊曲榭之寬廣而奇麗不知奚若將何以言其勝而副君之意哉雖然昔歐陽公爲海陵許氏南園記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一節以示海陵之人且謂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噫何其工於立言哉余雖未與胡君通欵曲接殷勤然竊聞其爲人孝于親友于

兄弟器量恢宏規模濶大視錢帛蔑如也家中內外少
長羣從幾及百指咸仰給於君而親屬之待君舉火者
無慮數十家君傾歲入資之不少惜又以餘貲創爲是
園春秋佳日率其子姓捧觴上壽以博太夫人歡嗚呼
此人生不易得之境也由是行於家化於邑以逮於子
孫久而愈篤則是園之名於世豈僅區區臺榭之勝水
石竹樹之足悅而已殆與海陵之許異世而同揆焉異
日者倘得偕吾弟扁舟出白下拜太夫人堂上退而臨
清池坐磐石徧讀壁上之詩當爲君一一賦之以補此

卷二

七

記之所未逮云

龐植夫小像記

吳江龐君植夫主余家者五載君性通脫美姿容被服華麗余初以紈袴視之不相浹也比及年餘稍稍窺其志趣覺異於俗流閒讀其小詩斐然成章由是雅敬之而君亦樂就余談風窗雨館無夕不翦燭相對嘗夜大雪踏凍至茶樓述其避兵洋房事甚悉比歸漏下餘二鼓積雪沒屐君初不以爲倦也嬉游所至恆拉余爲伴山溫水軟之鄉柳暗花明之處往往留連及夕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或疑余與君年長以倍豐約不同動靜各

卷二

三

異何以相得若此殆佛氏所謂緣者信有之耶先是君屬韋子均繪成小像余喜其酷肖也卷而懷之卽乞韋圖余貌於右明年君患瘵疾卒余爲之淚下每當風瀟雨晦之時孤燈熒然未嘗不思君思輒展玩其像嗣倩棧伽山民補爲圖未就而山民卒今年屬李翁養泉足成之屈指君之棄我已九易寒暑矣噫余自遭亂以來渺焉寡儔無復笑談之樂惟與君居處數年頗爲快意乃天竟奪之速讀昌黎少者沒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之句輒悲從中來幸留有是圖展玩之下覺吾兩

人聚首之樂猶彷彿若昨日也庶藉以自遣云光緒甲申夏五贅翁記

卷一

丙



申夏五贅翁記

人聚首之樂猶彷彿若昨日也庶藉以自遣云光緒甲

陳氏家祠記

孝莫大於養莫重於祭然養易盡而祭難盡非有悽愴怵惕愾然懍然之心形諸寤寐而達於冥漠雖祭如不祭也近時吾郡有力之家相率建立家祠當祭之日合其族人醵立堂階之下踐其位而左昭右穆秩然也行其禮而執爵司帛肅然也登降拜跪雍雍穆穆於禮之儀文則得矣其本不在是也本何在則必仰體祖若父之心以爲心而水源木本之思散宗睦族之誼承先啟後之責無時或忘則庶乎克盡其孝矣陳君朗如系出

卷二

十五

新安自曾祖某公質遷於滬遂家焉大父南吉公性至孝以嫡母老而瞽憚於來滬命其婦歸侍終其身其至性過人如此府君志暉公卜居吳門食貧處約惟以勵志散行爲事平生著有遺訓謂人生斯世各有其分能盡分之所當爲方不虛生於世又謂治生非有他術勤而已矣勤則事事成不勤則事事廢其或行身甚勤而居心不無私僞則雖成終不克久高也又謂子孫之賢不賢繫於祖父之教不教以言教不若以身教旨哉言乎所以啟迪其後者至矣願猶以無力建祠未竟厥志

爲憾光緒十三年陳君購屋於吳縣五都五圖修葺完
善改爲陳氏分祠奉其三代木主歲時致祭於其中於
是府君之志慰而陳君亦駸駸然起其家矣今夫子孫
之廢興成敗雖曰有命然其興也率由祖若父積累以
啟之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使子孫而忘其所自
敗可立待陳君非特不忘己也更能論讓其美躬體力
行以爲子孫勸庶幾能以祖若父之心爲心而得禮之
本意歟自茲春禴秋嘗綿綿弗絕勿以歲久而廢霜露
之思勿以代遠而失羹牆之慕彼祖若父之靈爽有不
來假來言以福其子子孫孫也哉陳氏之興也當自茲
始故因其請記於余而書之如此

答朱淥卿貳尹書

日昨台旌榮旋有失躬送方深歉仄乃不以爲罪辱書存問喜何可言書中推許過當固由大君子善善從長不惜誘掖獎勸以成其美然殊令人慚悚無地矣滋少未學問壯經喪亂書籍散亡未由探索又甘自暴棄不知親近名師益友以啟迪其愚昧增長其識見偶有所作奚辭道聽途說之譏今則頽然老矣昏憤健忘精神欲辭之而去安能出其技與當世名流碩士相追逐而閣下勤勤懇懇虛衷垂詢一若以滋爲可教者無乃過

卷二

七

歟拙稿雖蒙友人刊成然鄙意決不敢輕染其板蓋其中吹求古人之毛疵繩糾當世之愆謬頗傷切直古人縱莫我爭矣而當世愛憎之心紛然雜出其愛我者固不以爲非憎我者安保不怒於色發於言萬一起而攻之悔其可追此意要惟知己信之閣下覃思著述平昔於荀卿韓非司馬遷賈誼劉向班固之文有篤好根柢旣深故發爲文章命意宏遠選言典則而紀事尤擅其長蓋積之厚者流自光有由然也夫漢人之文無所謂閒架也本其理之所積舉其意之所蓄達之於辭而已

迨於唐宋諸家或閒有先立閒架然亦必求之理與意而不務立異矜奇以動人聳聽杜牧之曰意全勝者詞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詞愈華而文愈鄙黃山谷曰爲文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自然出群拔萃陳同甫曰爲文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能超眾此三君子皆古之雄於文者也不過求之理與意而已閣下爲文能不立閒架不求奇異而惟務愜於理已深入作者之室矣其他復何足云雖然就文而論則固以理與意爲主矣至於文之傳不傳則實視其人之氣魄氣魄盛則傳氣魄衰則不傳而欲求氣魄之盛必也內返諸心無一毫之愧怍浩浩落落超出流俗之外力追古之聖人賢人而不以貧富貴賤榮辱得喪死生禍福與夫是非毀譽動其慮然後發之於言光明磊落獨往獨來於天地間縱有時喜怒哀樂或有偏倚未能一一中節要皆有浩氣毅魄行乎其間乃爲文章之極則是雖掩蔽一時而數十年之後必能發露於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此固有莫之爲而爲者也若當其握管時便思投合時好以博聲利或

言不符其行文不揜其品則雖文章卓然與韓柳歐蘇
相上下而立志已卑尙何氣魄之有幸而有傳君子不
貴焉滋非敢爲大言以欺世也蓋實見古人著作之原
必本諸此而後始可無憾焉爾然非特知己愛我之深
安敢自忘其陋而盡情布露如此尙祈有以教之

卷一

九

答潘順之先生書

前辱賜書并示大著豐備倉記命加校閱勿吝指摘疵病滋何人斯而敢勞大人先生虛己垂詢如此惶恐惶恐伏讀數四行文之紆徐委婉用意之詳審精密固不待言而推本文忠林公創始之美尤可感可風滋雖欲強爲吹求竟不能得顧恐有負大君子謙抑之忱於其稍繁冗者僭行塗乙以待采擇惴惴焉懼不得當茲奉大教以爲似失歸美文忠之愾而自多其奉行之善意良是也自慙謏陋未能窺見作者之奧而謬獻狂瞽獲

罪滋甚先生不屏棄之復曲爲開導一若以滋爲可教者何其幸歟然滋謂非創舉之難而奉行之難蓋指前代而言此文中之寶也蓋常平本爲利民而設令於常稅之外計畝出粟以備荒歉之助而行之不善稅及無田之戶且強貸之以取什二之息百弊叢生東漢劉般謂常平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唐白樂天明宋潛溪俱極言其不可行若文忠之置田斂租以備荒政固與漢唐之常平義倉名同實異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者也故先生謂文忠此舉實創自古未有之良法而

爲歷久不磨之善政此文之主也賓主分明似未失歸美文忠之愜至謂自多其奉行之善則先生謙冲之德無意流露大君子之用心固有高出尋常萬萬者滋何敢更置一辭以重開罪於左右然而趙營平有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豈嫌伐一時事不爲別白言之兵食一體則先生奉行之善所當垂爲後法永遠遵行以不失文忠創始之美何嫌伐一時事而不明詔之人哉況篇終謂非盡由奉行之謹於始則辭而不居之意昭然若揭固未嘗自多其善也總之文章有賓主有虛實有疎密其中聯絡呼應要在有意無意間以神運不以跡求大要歸於堅老而已滋本無知曉而謬辱先生之垂愛不敢不竭其誠至於言之無當惟冀一笑置之可矣

與金靜知徵君書

靜知先生閣下昨承枉過得親聆教言幸甚承示碧螺山人自爲生壙志其論佛老處雖不免過激然鄙意所取正在是閣下欲將此處刪去則餘皆不着痛癢適以自形其腐山人必不喜也至斥鬼神爲必無則正合今泰西之學要知佛老之爲禍小泰西之爲禍大是欲闢異端而反自陷於異端矣且果以爲無則鬼神之名何以見稱於聖人不暇泛引卽舉論語非其鬼而祭之祭神如神在二語可見夫曰非其鬼則必有是其鬼者矣

卷二

五

曰神在則必實有神臨之矣山人不信聖人之言而取泰西之說惑矣且謂鬼神卽吾之心是也然旣以鬼神爲吾心則吾心固不可謂爲無也何獨於鬼神而斥之爲無耶世之小人往往不畏王法而懼陰禍正賴鬼神以警動其心若概斥爲無則將益肆其惡毫無顧忌是并古聖人神道設教之苦心掃地盡矣而郊社禘嘗之禮且爲虛設是奚可哉不如將此全行刪去未識尊意以爲何如滋學識誦陋本不敢妄參未議旣辱下問不能默默尙祈與王君樸臣裁之

日昨奉讀手書因滋不赴人日之召而疑其見外有意督責之何閣下不察之甚也滋少無鄉曲之譽長無聲氣之通凡在士林皆不屑下交於滋獨閣下勤勤懇懇錄其著述延其訓課意中若粗知有滋方感閣下知己不置而豈敢無故見外所以未便趨赴者因管石兩君俱已辭謝而滋以一人虛糜盛饌心有不安似在人情之內乃責其不可學管石兩君自高聲價則知閣下雖名爲知滋而其實有未深悉者滋平生獨行己意卽古之人間有不願學豈管石兩君一酒食之故而肯步趨其後乎且聲價之高下自有定論非可強致閣下非若古之權姦勢要氣焰熏天炙手可熱令人不敢親近滋卽朝夕在側何損其品而必以望望然去之爲高則亦不近人情之至矣滋自分必不至此況管石兩君之於閣下同爲士林領袖茲之不赴或以道遠或更牽率他故豈果有意見拒閣下何妨淡焉置之顧謂不能仰禁而又引貝徐諸君子以自廣則何視人之重而視己之輕也凡人必內不足而始借重於外以閣下之學問詞

章自可名世卽無貝徐相往來而閣下之足重固自在也況區區管石兩君又奚足爲閣下重輕哉滋則不然旣不爲人所知亦不願求知於人靜處一室圖書足以自娛筆瓢足以自樂其視聲華標榜之習不啻若唾涕然而何所容心於其間哉旣蒙見責敢不汲汲趨赴以敬聆雅教願閣下勿怒

卷一

一

答雷甘杞書

日昨奉到手書匆匆裁答未盡欲言繼將來書重加展讀然後歎足下見責之未當也若不一一剖白是足下之過將終身不自知非道義之交所敢出故願畢其說幸垂鑒焉來書謂近有人在吳某處說足下寫字要錢疑僕爲之捏造斥之曰以利心測人曰是何情理曰可惡已極僕不覺失笑夫古名人以文字書畫賣錢不可勝數卽高節篤行如謝疊山徐俟齋兩先生至籍此爲活計近時楊濠叟石梅孫俞蔭甫亦然不聞有議之者

卷二

五

何足下一聞要錢之說若將浼焉悻悻然以惡言相加哉雖然人必實有書名始肯出錢求之若足下則並不工書人亦未有以書相推重者僕又何從捏造謂足下要錢耶甚矣足下之不思也再謂前有人將詩稿就正足下直筆改削此人竟至絕交此人者不知何人抑不識與僕何涉或者疑僕憊憊其人使絕足下耶不知此人而賢必以足下爲直諒焉肯聽僕之言以絕足下此人而不賢足下何樂與之交而一旦見絕尙不釋於懷責及局外之人何其淺也尤可怪者僕爲潘麟生跋葉

茗翁遺札稱其喜與知名士游未爲失辭足下謂茗翁何嘗如此亦無不可乃謂僕見茗翁身後式微故作此微詞則吾不知足下具何肺腑而言之可笑至此并謂茗翁於僕或有不周何不於生前言之使聞而知過則僕往時題其所著鷗陂漁話有四海交深翰墨緣句亦卽此意不聞茗翁責之足下之知茗翁要不若茗翁自知之深是時茗翁尙存則非因其後人式微而作也審矣抑吾不知喜從知名士游有何微辭足下讀書數十載尙不聞孔子之言乎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卷二

三

友其士之仁者夫賢者仁者卽所謂知名者也又不聞孟子之言乎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茗翁爲近時名士無疑則人以類從捨知名士而不與之游將誰與友耶吳季子歷聘所至必識其賢者于齊悅宴平仲于鄭悅子產于衛悅蘧伯玉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于晉悅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凡此皆卿大夫之知名者也而季子喜與之游左氏書之以見季子之留意人物迄今讀其傳猶嘖嘖賢季子不置

若翁雖非其倫而其喜從知名士游留意人物猶季子之心也故其所錄苔岑集不下二百家若非從知名士游惡由得此足下以僕爲微辭然則必謂若翁視知名士若醜類惡物不與同羣而惟喜從屠沽市僧者游然後謂非微辭乎則非特僕不忍言恐若翁亦不樂聞僕交若翁晚其相待之周與不周實不暇計若因其不周而故作微辭是必陰險浮薄亡失其本心者之所爲而僕豈其人乎乃足下以此責僕正來書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今而後有以知足下之爲人矣雖然足

卷二

七

下縱責我未當而能盡言無隱此正僕所禱祀而求者繼自今當慎之又慎誓不敢爲人作一序題一跋庶杜嘵嘵者之口而得免於不仁之譏歟僕受教多矣敢不銘佩臨書惶恐

附來書

雷浚

鐵卿大兄大人閣下昨日在尊齋讀諸公佳章以時薄暮未及暢談爲歉竊謂朋友之道道義之交上也有文字之交次也酒食斯下矣弟近日於朋儕之間頗有不可解者弟之惡札無論不值錢卽弟亦從未嘗

託人吹噓也何以有人於吳樹屏處說弟寫字要錢
憑空捏造是何情理此君其有所受之耶總之有一
人捏造也可惡已極此特其一端耳曾文正公集中
所謂好以其利心測人此等人不敢斥之曰彼只覺
臭味差池耳又有一人於前年將詩稿下問於弟且
言務祈直筆改削若不直筆改削以後絕交不論朋
友弟因其言語懇切竟爲直筆改削誰知此君竟自
絕交然則其下問之意是要討圈贊此亦人情之常
但意中如此口中何必如彼口不應心殊非吾輩中

卷二

天

人惟其如是所以用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說雷門
鼓輟鳴此意君知否也足下前言朋友有過可以面
談弟前見足下爲潘麟生題葉荅生遺札說荅翁喜
從知名士游荅翁何嘗如此豈荅翁於鐵翁面上有
不周處故作此微辭乎荅翁已死其後人式微足下
至此時始作微辭乎何不於荅翁生前言之使荅翁
聞而知過或尚可改身後作此微辭何益徒見其不
仁耳前見大集中有答袁春巢書弟極爲佩服今日
觀之似未能踐言也

答寶如弟書 十一月初二日

日昨奉到手書具悉一是湘芝弟之喪其室也弟婦出示弟信命嗣子壽康居本生母喪不留髮不披麻不易素服若喪伯叔父母然并云貴襟兄錢桂村謂出嗣子有同居異居之別今旣異居理應如是兄未敢附和略言其謬弟婦背間以老駮斥之可笑也半月以來湘芝嘖有違言茲得弟書屬兄出爲調停不得不以一言相告凡爲人後之居本生喪也例應降服然祇降斬衰爲齊衰三年爲期年餘皆一律喪禮爲人後者雖載在期

卷二

三五

服條然計啓中稱降服子名柬書降制與伯叔父母異凡出仕在外例丁憂一年且必俟見棺日始數足周歲方準起復其嚴如是則服素服不言而可知矣弟信云云不知出自何典要知禮律爲 國家所設豈容抗違設有好事者鳴諸官其何以自解弟通曉世情凡親友家婚喪等事每爲經理豈有不達此義所以不令壽康成服者蓋陰有忌諱恐人誤爲服嗣父母喪耳舉念一錯雖陷子於不孝亦所不計甚矣其惑也凡爲父母者當教子以義方不應反以違條犯法之事導之聞壽康

於母病時並未一視臨終又不在側大殮日延至午刻
仍服吉服就拜紅氍毹上經湘芝笞責未爲過也乃弟
婦挺身攔阻縱之使去是日竟未成服其天性涼薄不
待言而弟夫婦又教之使薄過矣天下未有忍於薄待
本生而反能致孝於所後之父母者弟竟未之思耶若
欲出爲調停則不敢聞命

卷二

三

再答寶如弟書 十一月初三日

日昨匆匆裁答尙有未盡者敢再陳之湘芝之命壽康服本生母喪也從降服之例齊而不斬名正言順弟謂其無所分別何也并謂其不以我夫婦二人爲念所謂不念者何事思之不得其解且曷不直達湘芝責其不念之故而必令兄出爲調停又不明示以調停之方闕萌蘆中不知藏何藥物將奚自而調停耶若欲曲徇弟私無論煌煌國典孰敢故違湘芝亦必不俯允若使壽康遵服則有弟婦之縱庇如何可行要知爲人後之

卷二

三

服本生喪也並無同居異居之別律文所云同居異居者乃指前夫之子而言與此迥別茲事弟必親自回家或致信弟婦一遵國典萬勿輕聽錢桂村無稽之言爲公論所不容且人之所以爲人天理人情而已壽康之出嗣也年已五十五年之前其母自提抱撫育以逮成人幾費劬勞乃不準其子遵降服之制而等於伯叔父母揆之天理人情恐有所未安不獨煌煌國典之不可違也伏乞三思而行毋貽後悔

首聽從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獲矣苟力與之爭勢必以惡言醜語加於湘芝者復加於兄狗老弟之請而受弟婦之辱何樂而爲此耶抑吾不解弟婦具何肺腸縱庇嗣子入於大逆不道獨不思繼立子嗣咸願其致孝於已乃先使之不孝本生他日欲其孝於嗣父母萬萬無此理而弟婦不之察亦可謂愚而拙於自謀矣兄素質直從不敢背公狗私陷人於不義而性又嫉惡不覺言之傾盡然非因手諭誼誼亦未敢冒昧瀆陳也

卷二

三

隨安廬文集卷三

吳縣亢樹滋倜卿

先後天卦圖論

卦圖有先後天之異後天乾居西北自乾左旋而坎而艮而震而巽離坤兌此爲文王所定見於繫辭者先天居乾坤於南北坎離於西東東南爲兌東北爲震西南爲巽西北爲艮相傳爲伏羲所定然經無明文余按三國志注載管輅之言曰吾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則是時未有所謂先天之圖也又

卷三

一

言乾坤者天地之象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列於別位也輅之說如此則深以文王卦圖爲非而先天圖處乾坤於南北以象天地之尊正合輅意然則乾南坤北之圖或卽管輅所定而當時傳其學者鮮遂展轉以入於道家而術數之流乃託之於伏羲歟顧先儒每以易之天地定位章指爲先天卦位然使伏羲位乾坤於南北而文王移置西北西南是天地無定位也卽以天高地卑論亦北高而

南卑今坤居高而乾居卑天地不且失位耶不知先儒何所据而云然也他若離爲中女兌爲少女女陰也坎爲中男艮爲三男男陽也先天乃以離兌爲陽坎艮爲陰豈陰陽男女又可互易耶旣移坎離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東移坎於西曰此取易之水火相射也然東西可以相射南北獨不可以相射乎况經明言離南方之卦坎北方之卦何所據而移置於東西耶夫易理微妙千變萬化非一端所可盡先天卦位術數家奉爲圭臬或自有精義然必謂伏羲所定則經文具在文王周公孔子何無一言也世傳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倡爲先天圖移易文王卦位而余竊謂乃造端於管輅康節特神其術託之於伏羲耳安得精於易理者而一爲祛其惑也

卷三

喪服私論

先儒著喪禮一書博大精微非淺學所敢擬議然余閒嘗讀之而竊有疑於心也夫人情莫重於父母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聖人於父母之喪初無輕重乃禮經爲父斬衰三年而爲母齊衰期必父卒而始爲齊衰三年何其厚父而薄母如此歟豈聖人之言不足法歟且母爲長子三年不因夫之存沒而有異也子之服母因父在而反爲歷降竊所未安卽謂家無二尊獨不可以齊衰三年服

卷三

三

之乎此可疑者一也人情又莫親於妻子然妻有匹偶之義子有尊卑之分非可一視也乃爲長子斬衰三年而爲妻止於齊衰期何其重子而輕妻如此歟夫夫婦者所相與共承宗祀共事父母以似續其先者也彼以父服服我而我報之與眾子等似非人情此可疑者二也至於爲人後者之爲本生父母也當降一等爲所後父斬衰三年則爲本生父齊衰三年爲所後母齊衰三年則爲本生母齊衰期年乃一例而降爲齊衰期毋乃過歟夫天下未有忍薄於本生之父母而能致孝於所

後之父母者且爲慈母爲養母並齊衰三年不聞其出後於人而爲之降也獨於本生父母殺之至不得同於慈母養母親疎倒置如此其何以教孝乎此可疑者三也他若出嫁女之爲父母也天子女嫁諸侯諸侯女嫁大夫仍服其父斬衰三年母齊衰三年而於士庶人女之出嫁者止服齊衰期降殺不太甚歟夫禮殊貴賤天子諸侯非可下同士庶然所殊者儀文之末節耳至於父母之喪達乎天子記所謂無貴賤一也且女之服祖父母也在室出嫁並齊衰期祖父母之與父母有閒矣

卷三

四

乃旣嫁而視同一律於義何居此可疑者四也夫禮非天降非地出本乎人情而已不應如是之錯亂意者喪禮一書經漢人竄易而非盡先王之制歟今制一遵明舊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並爲斬衰三年矣視古加隆則凡夫之服妻爲人後者之服本生父母出嫁女之服其父母亦當與之加隆有王者作當復齊衰三年之制而以此三者入之庶幾情義兼至而免輕重失倫之弊歟又三年之喪鄭元據服問二十七月而除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除今制遵鄭而斥王余謂斬衰三年

當從鄭說齊衰三年當從王說請質諸知禮之君子
古人父在爲母齊期後儒每曲徇禮經明其所以當
降之故至以明太祖爲不知禮苟以孔子子生三年
數語問之吾不知何以應也



卷三

五

田饒論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而問曰士大夫誰能爲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得也君不能用也臣聞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宗衛謝曰此衛之過也余謂宗衛固不足道矣而田饒亦所謂鄙夫者耳焉得爲士夫衛之重財輕士饒既知之則當其相齊時何不潔身以去使宗衛知士大夫之自重其身有如此者庶幾不敢薄待天下士顧不早去而於宗衛罷歸之後勢焰旣熄乃始責其不能用士不可可羞之甚歟且衛祇欲與赴諸侯耳非責饒之死也饒旣爲門尉食其祿當任其事乃憚不欲行已失事上之道矣而又爲是言以責其主士固當如是乎宗衛不加怒而謝之有足多者矣

劉眞長論

人臣之患莫患於內挾高曠之見外貪鎮靜之名置天下安危理亂於不問而養尊處優無所事事以釀成不可救之禍吾觀兩晉諸臣其所號爲賢者率皆崇老莊慕元虛以清言相高蓋始於何平叔後遂成爲習尙若劉眞長者殆亦平叔之流亞歟史稱眞長喜談名理高自標置桓温問當今誰爲第一流眞長曰固是我輩吾知温雖不言而有以窺其底蘊之淺矣乃孫興公稱其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洵如是亦祇拾老

卷三

八

莊之緒餘芻狗萬物而已夫自古爲治之道莫要於飭吏治通民情眞長尹丹陽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每爲之舉正夫當晉之季官長之侵牟百姓而致失所者不知凡幾賴諸郡舉正之或不致無告而死乃眞長以爲非所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也謂上雖失道下不可以失禮居下訕上弊道也一切寢而不問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居上者苟克盡其道民且歌舞悅服之不暇何有於訕今不先正上之失道而惟責下之失禮民不

疾視其長上者鮮矣欲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譬猶扼
吭以求其生豈可得哉蓋眞長之爲人也脫略簡貴於
天下民情吏治安危理亂之大不屑措意惟相遜於無
事而已夫爲政而惟無事之求此事之所以猝起而莫
之能濟也殷浩王衍之潰敗決裂致晉祚不永者率此
之由特眞長未及柄用故不爲當世指摘耳使帝許其
出鎮上流以當桓溫其不爲深源之僨事者幾希顧自
許爲第一流過矣然則當時果誰爲第一流乎曰陶侃
祖逖溫嶠諸公乃心王室卓然爲中流砥柱夫人而知
之矣若夫置身局外而憂深慮遠孜孜以天下安危理
亂爲念者王羲之一人而已矣謂之第一流可也而眞
長豈其人哉

卷三

九

陳子昂論

自古文人無行而盜美名者莫如漢之揚雄唐之陳子昂雄之爲人得朱子而論定莽大夫之稱昭垂千古雖有愛雄者不能爲之左袒甚矣名之不容久盜也若子昂則僅以詩名其才迥非雄比顧後世多樂道其人甚者以樂天知命憫時病國多之卽朱子亦稱其感遇詩詞旨幽邃音節豪宕爲當世詞人所不及其爲大儒企慕如此然余嘗考其本末當周之革命也子昂獨上周受命頌以逢迎武后此奚爲者耶初后稱制時子昂勸

卷三

十

其興明堂太學已屬不經迨後改唐爲周則高祖太宗之天下不絕如綫而李氏幾幾乎有不血食之虞此忠臣義士所當痛心而疾首者也雖其時若婁師德狄仁傑諸賢亦皆旅進旅退委蛇其間然特屈於勢力不敢顯爲返正之舉而其心終未嘗一日忘唐也安有作爲文章以稱頌其美而惟恐唐祚之不爲周者亡廉喪恥罔識名義視雄之劇秦美新何異焉當延載初武三思請作天樞紀功德以黜唐興周夫三思后之私人固不足責子昂非三思比而甘心爲此不惜獲罪於高祖

太宗豈以后之改唐爲周有合於天命而天許其革之耶嗚呼文人之無行至此而極矣迨後解官歸縣令段簡聞其富捕送獄中死非其命惡足以蔽厥辜哉乃自唐至今作者林立未聞有論及之者豈愛其文詞而不欲斥之耶夫既藉詠懷諸詩視子昂感遇爲何如而勸進一牋終不能逃後世之譏何獨於子昂而置之不論耶吾故發其事以警世之有文而無行者

卷三

聖賢好經其事以著世之有文而無行者
一獄一獄獄不銷也對世之禍而獄獄不長而道之不
終也之邪夫何難難對語語強于最烈最烈而破而
亂至今非齊林矣未聞有論及之者豈愛其文而
不顧其富哉後獄中張其命惡足以蔽厥辜哉以自
罪即如文人之無行至此而極矣豈難自諷諷令
太宗豈以獄之如獄獄對語合於天命而天許其革之

禁烟私議

鴉烟之爲害於今極矣西人慫恿 中朝設法禁止
朝廷命各督撫集議誠盛事也然禁之不得其道徒事
滋擾終於無濟而已請以病喻夫病之初起元氣未損
法當急攻其邪邪去而病良已道光中黃公爵滋奏請
禁烟此病初起以急劑攻之無不愈者而 朝廷泄泄
無深識遠慮莫爲主張迄於今而其病日深精神內鑠
耳目外眩勢成勞瘵若復急攻其邪則變症百出萬無
一生法當以寬劑治之權其輕重審其緩急孰當先治
孰當後治孰當不治而治務在絕其滋擾不使貽害閭
閻庶有濟乎且病雖各異要由於三焦之不相貫輸然
不通上焦而欲求中下二焦之相通必不可得竊謂今
之設禁當先自上始凡中外三品以上文武官立限六
個月四品至七品立限九個月踰限者離任離任後復
立限如前再踰限革職斥爲民其致仕及在省候補人
員在家捐有官銜者三品以上立限十六個月四品至
七品立限二十二個月踰限者革職斥爲民既斥而能
遵禁者復之其次治士凡舉貢生監及八九品閒雜人

員立限二十六個月踰限者褫其衿文武童生立限三十個月踰限者不準入試

違者治以罪并及廩保

夫如是則凡天

下之嗜鴉烟者在官不能邀一命之貴在士不能博一第之榮在富家豪族不能循例納粟過其顯揚之路孰不願革面洗心以遵上之禁哉其餘胥吏家丁一切在官人役及行伍之輩統限三十二個月踰限者概行笞逐至於農工商賈等不必設禁蓋下之化上捷於影響今上自公卿大夫富家豪族迨舉貢生監既法在必行彼農工商賈不望風而改未之有也但當加意勸戒而

卷三

三

已所謂不治而治者也自立限之始踰三十六個月尙有不遵禁者無論官紳士庶概治以罪大者流其次徒其次收禁此等玩法梗化之徒不知 朝廷設禁之心乃俾之出水火而登衽席尙不之改雖致之死地不足惜然此猶治其末未治其本也本何在則外洋之來源與內地之本土是也必使來源盡絕本土不生則此病永不復作然內地之本土各督撫責成府州縣脞切懇摯多方勸導或不終致頑梗而外洋之來源則權在西人今雖自願禁絕然彼何愛於 中朝乃拱手而自

棄其無窮之利以愚意測之特以假仁假義愚弄於我
豈可信爲誠然如出於誠則徑自絕之可也何必懲惡
中朝設法禁止爲此委曲之舉哉是非 朝廷措置得
宜威德兼濟有以大服乎西人而喪其膽必不能絕此
則在 太后 皇上與諸大臣持之而已非草野之所
敢及也

凡議禁之先 詔中外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
上吸煙者許自首於 朝在京四品以下文官首於
吏部三品以下武官首於兵部在外四品以下文官

卷三

七

三品以下武官首於督部致仕候補人員與在家捐
有官銜者首於撫部督撫彙而上之吏部武官上之
兵部各給以執照舉貢生監首於學院亦給以執照
匿不自首者事發治以罪在官則革其職在紳則摘
其頂戴在士則褫其衿不俟限滿如是則孰敢自匿
以取重咎

包立身傳

包立身一名立生諸暨農家子也世居包村七歲壓於牆遇救得生及長膂力絕人身長七尺餘魁岸奇偉日可行三百里兼精王遯之術咸豐十一年十月粵賊攻陷諸暨邑民四竄立身倡議集團遠近附之乃選勇敢四千人以五色旂分爲五隊教以坐作進退之法分守各要地而以紅旂隊爲前鋒賊率眾來攻輒敗去村中人倚爲長城勇氣百倍十二月賊首某欲由温台往攻閩省患立身牽制願以紹興郡城讓之遣使與而立身

卷三

五

斬其使賊憤甚百計攻之立身每戰白衣冠持刀而前左右衝突當之者輒死相持月餘斬馘不可勝數積屍盈野賊自舉事以來未有挫折如此者明年正月吳公曉颺以蘇松兵備道兼攝籜篆思招致立身爲已助命屬吏馮仰山蓄髮易裝具文書赴村馮與立身故中表親也時浙東西徧地皆賊馮晝伏夜行繞道二百餘里始得達因致吳公意立身慨然歎曰某死守孤村明知終不克保惟不願與賊俱生姑盡吾力今蒙吳公見召幸甚奈村眾數萬咸恃某一入爲存亡安忍棄去終當

與之俱死耳。馮反命吳公，歎惜累日。賊以包村久不下，且殺傷多亡失，貲糧器械無算，誓破其村。三月，賊僞侍王約湖州賊僞梯王，由富陽來攻，環包村數十里爲營，立身每晨登高望氣，卽知賊之進退出入，而豫爲之備。一日，令眾撤他防，專守某所，并設三覆以待，少選賊萬餘至，奮擊殲其眾。賊以晝攻，屢敗，潛於黑夜侵之。比至，俄見村中火光燭林木，旌旂展動，若有數萬騎馳驟其間者，疑不敢進。由是賊中相呼爲包神仙云。延至六月，天大旱，水涸，汲道絕。又人眾糧不繼，立身歎曰：村不保

卷三

六

矣。吾遁易耳，奈此村眾何。嗚呼！立身以一介村氓，無名位足以號召，無形勢足以固守，而且貲糧無所出，賞罰無所施，乃揭竿斬木，以一隅之地，數千糧鉏之眾，與賊抗衡，百戰而百勝，可謂雄矣。卒以眾寡不敵，糧盡援絕，萬無可守，猶不忍棄眾而去，甘與同殉，何其明於大義如此哉。七月朔，賊率大隊蜂至，由隧道攻克包村，立身與妹美英率數百人潰圍出，美英手刃數賊，知不免，自刎死。父建勳、母虞氏、兄立賢、立忠、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婦屠妹彩、福彩、官女鳳娥、姪和尚、姪女大姑、二姑。

同日死之而立身行至馬面山中炮死凡包村死者一萬四千七十七人惟紅旂隊八百人先一日立身遣之出得免蓋自上年十月至今七月大小百十戰而賊之死者十萬餘人當馮之在包村也立身嘗與瞭望賊營指顧間遽推馮倒已亦伏地忽霆震一聲炮子簌簌從頭上過馮大駭因問賊勢似此終若何立身曰江浙賊不久當滅惟此村吉凶吾族安危反不能了了吾術固未精也是月護理浙江布政司使蔣公益禮以其事

上聞 詔從優議卹

卷三

七

亢子曰余曩聞包立身抗賊事奇其人然論者咸誇其術數洵如是則宋郃京明申甫類耳何足異爲近遇諸暨人傅某向列紅旂隊者述其告馮之語慷慨激烈雖古豪傑無以過余爲之動容蓋其尊君親上之心出於至誠非有一毫智名勇功之見而効死弗去卒踐其言嗚呼村之不保天也立身其如天何偉已

本生外祖吳公理菴小傳

外祖吳公理菴諱某家世業米爲人好嫚罵然性誠懇受人絲粟惠沒齒不忘口無擇言最以文過節非罔人欺己爲恥家無藏書恆從書肆借閱久之能通知古今事項曉霞茂才公女夫也有所疑輒就公咨詢公雖匆遽中必反覆指示余師胡先生桂岩有聲庠序聞公至必延入書室往復縱論公斷斷不相下每大聲頸項爲赤胡先生未嘗不心服焉家居山塘臨水構屋逢端午中秋前後恆置酒招客極畫船簫鼓之勝余髫歲常留

卷三

六

宿公家時挈余往游西園虎阜等處遇玩物可喜者必購以貽余夜則命習所課書嘗問余論語中辨白君子小人以何句爲最要余無以應公曰莫要於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蓋君子無愧無怍心常泰然故坦蕩蕩小人詭詐百出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故長戚戚汝欲爲君子但求無愧怍而已余至今不敢忘六旬後友人朱某背寫其像見者詫爲酷肖公愀然曰吾生氣盡攝入阿堵中當不久矣未幾果卒距今四十年時時入余夢似有所欲言乃就幼時親接於公者書之如此聊

以見公之一斑云爾

卷三

九

三君傳

三君者元和王君璞臣吳縣吳君邁公新陽徐君雲雀也三君論學各有所主余不敢謬爲附和而其行已接物端方諒直雖善毀者終莫能指摘焉卓然君子人也顧皆與余善作三君傳

王君璞臣初名炳後更名炳燮元和縣人以同治甲子舉於鄉光緒丙子成進士君爲諸生時卽以理學自任兼講求經世術鄉舉後舉辦郡中保甲及撫卹鹽城興化灾黎事多所裨益爲直督李公所知及在津門委濬

卷三

三

陳家溝金鐘諸河有功以知縣留省保用旣成進士簽掣仍得直隸遂署天津縣事天津民俗强悍無賴子羣聚械鬥視人命若草芥積案纍纍前吏不能問君擒其魁斃之杖餘悉縛致獄中鬥風良已某尼恃其財交通勢要誘致婦女與諸惡少爲淫亂君訪而治之不少貸一時姦吏蠹役勢惡土豪相顧懾服然君每決一囚必竟日不憚故於定讞尤推勘入微無少冤濫遇水旱請賑不憚再三務使得濟尤以褒揚節義綬輯孤苦爲先務因是益爲李公所信任每有陳請無不立報可君感

李公知遇益思勤求吏治冀有所補救竟以積勞成疾方檄調邯鄲任而君卒矣平生論學一本程朱見有立說稍異者必多方辨白而尤不滿於陽明王氏見余書三魚堂文集後推重陽明君曰子學聖人之道而求諸陽明是欲入而閉其門也終身不得入矣因謂宋五子書不可不讀余曰夫子謂道之不行不明由於賢智之過孟子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爲學者之病宋儒若周子大程子吾無閒然其他似多求諸遠且難而未免賢智之過且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卷三

三

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苟致力乎此終身誦之勿忘何遠不入聖域而必以宋儒爲歸竊所不解君曰子誤矣學者不問途於宋儒而欲進求孔孟之道是無階而升也吾懼其顛蹶矣子毋然蓋其篤信宋學如此故其施於政事卓然有以自見惜僅試之百里間不獲引其年以俟大用此余於君之卒不特惜當世失一良吏而又惜吾身失一畏友猶憶庚午歲余以同居何司馬巢孫抗租匿摺事商諸君君謂非控院不可如其言卒得直此

雖細故不足書然亦以見爲人謀之必忠也君先保舉知府旋以道員陞用加二品封云

吳君邁公諱斯營吳縣人以監生應秋試十餘次卒不售援例授光祿寺署正君爲玉松太守孫藹人學士子家世貴顯而絕不以此自矜平居授徒爲業落落寡交鄉先生罕得見其面焉顧不惜下交於余時相過從且行必讓先坐必虛左同輩中未見有相敬如君者噫余何以獲此於君耶愧已而君之卑以自牧於茲可概見焉君少孤事母以孝聞性行醇篤與人語訥訥然若不

卷三

三

出諸其口然於是非義利之辨審之精而守之確絲毫莫能奪讀書一遵宋五子然於朱注或有推究難通者亦不曲徇其說謂朱子傳注原以啟迪後學非與先儒爭名然智者千慮安保無一失後人以朱子名重不敢稍有異同非善尊朱子者也卽舉中庸首章注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云云謂吾字不當指己而言竊意中庸一書本爲王者言也天地位萬物育非王者而能然乎王者與天地同體合德一念仁善則天地和而萬物遂其生一念乖戾則天

地逆而萬物失其所苟非王者君臨天下雖以孔孟之大聖大賢其心正氣順可知而當時天地失其位萬物失其育者多矣朱子徒執天人交感之理倡爲是說而不知匹夫匹婦所感於天地者止一身一家之微而不能以天下爲量也其言最爲有見余亦舉論語鄉人皆好之章謂子貢所問皆好皆惡乃鄉人爲我所好惡非我爲鄉人所好惡也然而不問其善不善而一皆好之一皆惡之則必流於偏故夫子以爲未可謂不如擇鄉人中之善者而用我好不善者而用我惡此卽惟仁者

卷三

三

能好人能惡人之意若如朱注則鄉人雖善容有不我好者雖不善亦容有不我惡者必使善者盡我好不善者盡我惡勢有所不行且學者但當求諸己豈屑屑焉計人之好惡哉君大是之一日縱論及朱陸君曰朱學坦途也安步而行必無顛蹶之失陸學滄海也冒險而進或致沉溺之患學朱不成雖失之腐猶得中繩墨學陸不成則失之放將茫無畔岸此不善學朱陸之故在兩先生則各造其極實未易軒輊也其他論說多類此君不浮慕理學名而思辨之精力行之篤近人中實不

數數見嗚呼今君卒而可與論學者誰歟因舉平日所
議論而述其梗概如此其他碩德懿行君未嘗自言故
莫得而書然卽此亦足見君之爲人矣

徐君雲雀名家疇一字洪生新陽縣廩貢生爲人直諒
多聞造次必於禮事親至孝以幼孤奉其母夫人壽至
八十餘乃卒而猶孺慕不已同治登極 詔舉孝廉方
正之士邑宰以君名應君以近時舉是科者半由請託
思矯其弊三上書力辭士紳交重之於學靡所不窺經
術吏治一一悉心推究冀有用於世顧卒沉淪諸生中

卷三

三

賈志以沒平生教授生徒必以修身慎行爲本嘗謂士
而無才猶瘠土之不任耕種苟雨露得其時栽培竭其
力而瘠者可化爲肥土而無行如狂瀾之不可收拾非
決隄防湮田廬不止聞者以爲名言邑宰廖公尤敬君
遇有公事恆造門咨訪君盡言無隱是是非非一秉人
心之所同然而不參以私見與人交不爲翁翁熱不爲
行行直規言矩行藹然可親然遇事關名教爲惡於里
中者輒挺身與之爭雖招怨尤不惜縣吏某素凶狡以
建屋故貯其磚瓦木石於學宮踐踏不堪君理論之不

從乃偕同學鳴諸官立黜其吏吏卒不敢以毫毛加於君士林稱快謂非君則學宮將弛爲縣吏私舍矣君嘗館沈書森太守周存伯大令所月必一過余每舉經傳中疑義相質余瞠目無以應而君剖析入微曲盡事理蓋其曾祖少宰公湛深經學故得其家傳爲多兼工古文辭有所作必手錄示余閒爲刪節君輒喜立易其稿其虛已有如此者及余文刊成君謂曰子文不患不傳特中多箴砭當世之作不可示非其人恐來嘵嘵者之口嗚呼非君相愛之深惡從聞此余至今守其戒焉晚年將謀刊少宰公培林堂集命余序之未及竣工而卒年七十有一君之生也府君大令公年已耳順及君抱子適當府君舉君之年蓋兩世不絕如綫君子觀於此而益知賢者之必有後云

論曰近時交道衰薄平居冠蓋相往來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焉以結納爲務者大率勢利而已求一二文字之交且不易得况道義乎故余二十年來偃臥窮巷惟與古人相晤對獨三君不鄙棄余謬爲可教時以問學相切磋雖以余之駑下未能一一領其教益而三君誘

人於善之心噫可感也乃一歲中相繼下世王君卒於
己卯三月及八月吳君卒十二月徐君又卒中惟徐君
年齒稍高王君吳君皆少於余何以死也讀歐陽公賢
豪不常聚曹子桓旣傷逝者行自念之語不禁太息泣
下云

卷三

美

賈節母傳

節母陳氏吳縣人父如桂幼許同里賈邦畿邦畿好學以授徒餬口節母之來歸也君姑前卒節母任壺政睦於上下和於妯娌而奉養其舅無失禮戚黨賢之生子昌基昌榮甫五載邦畿卒時賈氏家式微節母拮据營殮哀痛不食累日願以二子故稍稍進粒米及二子少長卽令出就外傳歸則篝燈課誦教戒備至時以忠孝義烈事勗之嘗指而言曰爾父早喪吾不以身遽殉者冀兒立志成人有以慰爾父耳不然吾奚用生爲性勤

卷三

七

儉晝夜操作雖嚴寒大暑不輟而未嘗言勞家賴以給時君舅亦卒乃相繼爲子娶婦凡稱未亡人者三十有三年咸豐庚申四月十三日城陷節母家香溪距城三十里越數日賊至節母不爲動俄一賊闖入搜其篋節母勃然起戟手罵之賊錯愕脇以刃節母罵益厲遂被殺時昌榮在側屢以身障其母旣不免泣語妻子曰我母存吾不敢死我母亡吾何忍獨生於是三人者且泣且罵大聲達戶外賊皆殺之昌基他出得免同治初元大吏以賈氏忠孝節烈萃於一門聞諸朝旌卹如

制又採其事入府志而節母于是乎不死矣嗚呼粵寇之亂也吾郡一府九縣婦女之殉節者何限然其閒計無復之萬不得已而死者有之若節母之罵賊捐軀千百中無一二也雖烈丈夫何加焉而昌榮於鋒刃交迫之下慷慨直前竟與妻子同殉非是母不生是子何天之獨以全德畀賈氏也哉吳君邁公口述其事乞爲傳乃爲書之如此昌榮娶於某氏生子女各一子旣同死女以刲股愈母疾前卒 旌爲孝烈女云

論曰夫人情莫不願康甯壽考以享子孫之奉顧賈氏

卷三

三

以苦節之身三世慘死豈非其不幸歟然人孰無死死得其正雖斷頭瀝血謂之考終命可也况身受 旌表名垂志乘方與日月爭光琨玉秋霜比質榮亦甚矣又必如何而始謂之幸哉

貝節母傳

節母江氏吳縣人系出唐上柱國江南節度使黃墩公後父候選同知靜軒公母徐太君節母性穎慧善容止爲親黨所稱年二十三歸同縣貝君元佑處家儉約務以刻苦自勵舅姑賢之踰年生子蘊章甫四月貝君卒節母哀痛絕粒誓以身殉其父母多方慰解弗應最後諭之曰吾二人豈不知汝志在殉夫願棄舅姑弗養呱呱者弗子而夫在地下目不瞑矣節母懼然起泣而應曰是也兒幾誤由是得不死旋遭舅喪佐其姑營殮具

卷三

五

惟謹於是節母上事孀姑下撫孤子矢勤矢慎心力交悴淚涔涔恆被面而又恐其姑之悲也強爲歡顏慰之畢姑之身而後已貝氏家本素豐而節母衣必屢洗食不兼味錙銖必謹獨於濟人利物事雖傾囊不惜其仁孝出於天性然也中經寇亂渡江至通州行篋尙餘數千金親黨之困乏者賴以獲濟及歸乃爲蘊章娶婦蘊章旋入邑庠節母至是始稍稍自慰願終以不克從死鬱抑致疾時作時止者有年竟以是卒年五十有二守節二十九年先一年蘊章具其事請於大吏聞諸

朝得 旌如例

論曰婦人遭際之苦莫甚於青年守志雖豐衣足食而形影相弔有不能喻諸人者然而天下塊異絕特之行非極人世之所難堪安能奮然自見其志始節母之欲殉其夫賢知之過也卒能抑情制性備子道父道於一身而無幾微遺憾其難有十倍於從死者矣茲蘊章具事略乞爲傳乃爲書其梗概而論之如此俾婦人知輕殉其夫者未爲中道而要當以節母爲法焉

卷三

甘烈婦傳

甘烈婦沈氏蘇之治長涇人爲閩縣甘君小瀾側室甘君嘗知吳縣事旋移寶山有能聲王忠愍公自蘇藩晉遷浙撫奏調以行保陞知府隨忠愍殉節死烈婦素性貞順粗通詩史當粵寇逼城甘君遣之旋閩與正室某相處無閒言先是有假母沈與烈婦同里閩知烈婦之在閩也心利之閒關達其家謬以母病告謂願一見女面以死且曰非吾憐若母孰肯不遠數千里來告者其家信之遂挈烈婦來蘇幽諸別室百計誘之適人烈婦

卷三

三

執不可居恆以禮自持閒出篋中書讀之且讀且歎居兩載微聞有委禽者度不免潛購阿芙蓉膏服之死同治五年十月某日也年二十有五死前數日盡焚其篋中書并作十別十歎詩藏諸懷其首章卽別正室某也假母搜得之以示里中人人由是悉其顛末十餘年來藁葬田野間行路者往往聞鬼哭聲相戒不敢過其處云

亢子曰凡人遭遇變故至潔身以死其志鮮有不自者獨烈婦沉埋地下非特旌表不及恐其家或反以毀

節疑之則其銜忿含冤於身後當何如哉潘君麟生得
其事於里中人乞余爲之傳且謀郵致其家俾反葬焉
而余因歎天壤間懷貞抱節之女不幸身陷匪人喪其
初志者恐不少也若烈婦之死得其正猶其幸也夫

卷三

三



陳志善賦不處世昔然賦之飛辭其五節其幸也夫
而余因歎天壤間懷貞抱節之女不幸身陷匪人喪其
其事於里中人乞余爲之傳且謀郵致其家俾反葬焉
而余因歎天壤間懷貞抱節之女不幸身陷匪人喪其
初志者恐不少也若烈婦之死得其正猶其幸也夫

孝烈女傳

孝烈女者吳江費君恂卿之女而龐某之聘室也母金氏女生踰月而母卒育於大母王少長卽能順事其親時大母篤老女侍奉左右未嘗須臾離遇有疾病輒憂形於色寢食俱廢父與繼母雖慰解之不已也無何大母病甚女知不能起顧計無復之惟背人飲泣而已及卒家人輩方環哭女潛起仰藥并摘金珥吞之竟死竊謂自古女子以孝烈稱者大率爲其父母與夫居多至於大母曾不一二見女獨倡爲千古未有之奇以超出

卷二

三

乎尋常殉節之外蓋其視己之身卽大母之身故其視大母之命不啻若己之命而不忍一日離之也謂非至性有大過人者歟余幼讀李密陳情表未嘗不歔歔泣下想見其爲人顧密誠孝矣特奉祖母終其身視女之生死相從未可同日語况一爲士大夫而一爲弱女子也然則若孝烈女者其真誠懇摯不更出古人上歟聞其風猶且慨然太息况爲被父母而身親見之其悲傷痛惜當何如也朱君竹生出錢塘周君模表序文求傳乃書其大畧而論之如此卒年一十八歲光緒八年十

二月七日也

卷三

三言



